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

Zhongguo Xiandai Duanpian Xiaoshuo Gouchen

第 六 卷

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 钩沉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

王信 王保生 刘杨体 刘福春 沈斯亨 张大明

张建勇 卓如 孟繁林 桑逢康 黄万华 黄淳浩

樊骏等十三位先生

十余年心血结晶

非外借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 编

中国 现代短篇小说钩沉



第 六 卷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施济美

春花秋月何时了 / 001

秦湘流 / 013

十二金钗 / 022

李白凤

马和放马的人 / 068

沈 寂

大草泽的犷悍 / 088

仇恨 / 095

石 琪

什刹海的薄暮 / 108

燕子张七 / 112

拉骆驼的 / 121

豹子酒 / 131

徐 诤

阿刺伯海的女神 / 141

幻觉 / 162

沈家洵

金钱豹 / 185

吴 峤

女客 / 196

令狐慧

白猫小姐 / 213

故事的结束 / 223

萧蔓若

两郎舅 / 233

梅 林

婴 / 255

凭 河

阔别 / 266

苏 汎

年关 / 286

黄贤俊

泪的哺养 / 301

司马蓝火

懦夫 / 325

许 杰

病中的觉解 / 334

孙殿伟

福地 / 357

谷斯范

归宿 / 366

前 进

超儿 / 374

春花秋月何时了

· 施济美 ·

九年了，蓝婷没有想到今天晚上会碰见他。

还是那样翩翩的潇洒的风采，还是那样的笑，那双眼睛，深而黑，有一种迷人光辉的眼睛……这些年来，她不想记得而又不能忘记的一个人；没有变，一点儿也没有变，也许事实上苍老了一些，然而在蓝婷的眼里，仍是当年一往情深魂梦中也惦念的范尔和！

蓝婷现在想起：刚才在爱玛的宴会里，她第一眼看见这来自遥远山城的不速之客，立刻就知道是谁？但是对方却似乎将蓝婷给淡忘了，当爱玛为他介绍周太太的时候，他握着蓝婷的手，点头微笑，像对一个陌生人一样；范尔和居然将自己整个的，完全的忘怀了，这无情义的人。蓝婷无法排除这些伤心和忿怒，然而她只淡然的一笑，藏过了不安的情绪。

他就这样的记忆力不强么？九年的时间诚然不短，但也未见得就怎样的长，长得连人也会不认识了？那么自己又为什么会将他记得这样清楚呢？再不就是自己老了，不复是当初的年轻与娇丽，女人的青春原只有一刹那，不像男人几年后再见还是那个样子……可是无论如何，他忘记她，当她是一个初见的陌生人，是千万个不该的。蓝婷喝了多量的葡萄酒，有些醉了，她跳舞，唱歌，唱歌，跳舞，开大家的玩笑。

范尔和像在座的其他男子一样，向她表示好感，献殷勤，蓝婷虽然有了醉意，但也能觉察到。酒阑人散的时候，她家里的车子还没有来接，范尔和开着自己的车子送她回去。他故意将车子开得很慢，为的是可以说一些话：“周太太，你的酒量真好，人家说聪明的女人都是会喝酒的。”

“也许是的，但是，”她说，并且嫣然一笑，“会喝酒的女人却不一定聪明。”

“周太太这样会说话，还不够聪明吗？”

“范先生过奖了，”她停了一会儿，“不过聪明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范尔和微笑不言，他似乎不知怎样回答这一个问题。

车子拐了个弯，快到了。

“你允许我以后到府上来吗？”他说，“来拜见周先生。”

“十分欢迎你的光临，只是，我也可以认识范太太么？”

“内人已经去世了。”

一个苍白纤美的脸在她眼前掠过，蓝婷觉得一阵辛酸；但是她只低低的：“真抱歉，不该撩起你的哀愁，请原谅我的不是。”

他摇摇头：“没有什么——”车子在这时候忽然停了，他为她开了车门，有礼貌的说着“再会”，又道“晚安”；她谢了他。

这一别九年后的意外重逢，令她又惊又喜，半悲半恨。如果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真的是由命运在安排的话，那么，今夜，命运是在和她恶作剧？还是给她一个巧妙的安排？……蓝婷可不敢想下去了。

她对着梳妆台的长镜许久许久，欣赏和顾盼，亭亭倩影，这绝代的风华，这夺人的魔力，不说话也像是在说话的红唇，不表情也像是在表情的眼睛，谁说她老了？她正像挂在黑丝绒衣襟上的那朵玫瑰红色的花一样的有美丽的青春。啊！范尔和！如此艳丽的容颜，那样青山绿水的爱情，你竟全都轻轻的忘却么？连一点点记忆都没有了么？男人真是狠心的，随后她又想起范尔和的太太，她的表姊，好朋友，情敌，全世界最温良贤淑的人，可怜的黛华，她死了，虽然明知道她将年青而早逝，但是这消息也太突然，意料之内的意料之外；蓝婷心里一阵难受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，流不完的流，伤心委屈生离死别爱和恨并在一起的眼泪，她哭了好一会儿……

隐隐的，有缥缈的音乐，来自不远的近处，悠扬的琴韵奏着缠绵无比的曲调，是谁家的女孩子在唱 *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*？

那一天，当我们正是年青时，

一个美妙的五月之晨，

你告诉我你爱我，
当我们正是年青时；

.....

清亮无比的嗓音，唱着，唱着，忽然听不见了，许是关上了窗门。现在，蓝婷脸上的泪水虽干，心里可极乱，极乱，究竟是一种何等样的情绪，自己也无法给它一个名字。她怔怔的抬起头来，目光射到对面的墙壁上，那儿挂着一张画像，画像上的女孩子活泼泼的，穿着翻领的运动衫，头发用缎带束起，正中有一个挺大的蝴蝶结；小小的微微向上弯的嘴唇，有如熟透的红菱，笑得像新月一样的眼，好似对整个世界永是那么乐观；这是蓝婷十七岁时候的画像。

虽然现在她还很年青，美，甚至比以前更为动人；但是现在的蓝婷再也不是当初的蓝婷了，连她自己也搜寻不出一些当年活泼天真的影子。难怪范尔和不认识，这无法形容的改变，她对着镜子只是凝眸，凝眸，好久好久忽然凄清的一笑，她原谅了他。她老是这样慷慨自卑的对她加以原谅，可怜的爱。

歌声又起了，若有若无的飘进来一句，还是那一句“那一天，当我们在年青时”。

啊！那一天，当我们在年青的时候……于是蓝婷的回忆像春云般展开，展开，不知其所届……

首先流入回忆的该是那雪在江南的冬之晨，姑父的学生范尔和到杭州，在凌园住下了，十八岁的蓝婷一见面就喜欢这年青的客人，固然大半原因是由于范尔和潇洒美好的风仪使她十分心折，同时也因为两个都是父母双亡的孤儿，寄人篱下的可怜虫，于是一缕身世飘零之感，同病相怜的爱念遂起自这天真少女的心田。

那无数个甜美的晚上：姑父是早睡惯的，蓝婷和黛华表姊，还有他，一同在灯下读书或是谈天，多病的黛华也不能迟眠，于是整个的凌园大宅都睡去了，人静了，只有他和她两个人。他曾告诉她多少美丽动人的故事，《茶花女》《茵梦湖》《黛丝姑娘》还有《复活》……听到伤心的地方，蓝婷为那些悲剧的主人而流泪了，范尔和温言的安慰，眼与眼相逢，又相避，泪光

晶莹的眸子含着娇羞，笑开了芙蓉脸。

那一个美丽迷人的暮春之夜，永不能忘，蓝婷穿着睡衣独自在阳台上欣赏凌园的夜景，月色与花香，远远的湖山上的灯火稀少了，夜莺在树枝上啼，范尔和不知什么时候走到她的身边，许久许久，他不说一句话，只用一双灼灼的乌黑的眼睛谛视着她，啊！他的眼睛！后来他告诉蓝婷特地来讲故事给她听的，那故事是《罗米欧与朱丽叶》……

这该是最伤心的往事，回想起来也够断肠的——姑父患病了，老人家耽心惟一的多病的女儿黛华还没有归宿，他看中了范尔和，立刻要招赘为婿，好心的黛华却并不愿这样做，她患有不治的心脏病，同时她又知道蓝婷和范尔和的恋情，不欲夺人所爱，并且拿出钱来劝他们离开杭州，蓝婷感激表姊的恩惠流下了泪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范尔和却反对逃婚，他告诉蓝婷：“黛华太可怜了，凌老师一死，我们一走，留下她一个有病的女孩子，怎么办呢？”她是爱表姊的，于是在英雄主义的天真憧憬之下，带着含泪的微笑料理这件婚事。“我们也许是爱情上的弱者，在人情上，却是勇士。”她这样对范尔和说，连得嗓音都激动得有些颤抖了。

在那桂子飘香的八月，黛华与范尔和结婚了。以后的事情想起来有点模糊，似乎不久姑父逝世，自己就在那一年冬天嫁给年老有钱的周医生，就是蓝婷现在的丈夫了。

婚后的蓝婷，一直住在上海，医生对人类有广博的爱，对工作有极深的热情，白天忙着医治病人，晚上忙着化验，著述等等的事情直到每一个夜深，他的十九岁的娇艳如花的夫人对他十分崇敬，他也深爱这年轻的妻，一种坦白无私的像父亲似的爱。周医生有足够的钱供她使用，她出入上流社会，渐渐的在交际场中成了名，一个美丽豪华而并不浪漫轻浮的名声。就这样，蓝婷度过了九个姹紫嫣红却没有玫瑰的春天……

多少悲欢离合的旧事都被蓝婷一一的记起来了。想不到在这沧海桑田的大变动之后他居然还在？居然还和自己再一次的相逢？

这是多余的喜剧呢？还是未完成的悲剧呢？

蓝婷在失眠的深夜里，好像听见夜莺的啼声，那声音和九年前她在凌园的阳台上听见的一样，但是一凝神却又没有了，窗外是万籁俱寂。

第二天晚上，徐太太的家里举行一个跳舞会，蓝婷原是打算赴宴的，夜

服已经换好，一切装扮全都停当，忽然想起又要碰见范尔和，她临时换了主意不去了。

她真的就永远不想再看见范尔和吗？事实上并不，这一点她私心不愿承认却又不能否认。但是为什么又避着他呢？那是因为范尔和的忘怀侮辱了她，对方那种相见不相识的神情刺伤了她的自尊心。

她一个人在屋子里徘徊，沉思，沉思，徘徊，不知过去了多少时辰。

窗子外面，树枝上有不知名的鸟在叫，她又想起凌园的夜莺。

“太太，有一位客人要见你。”芳云，她的十六岁的小婢走进来。

“是谁？这样夜深了。”微微的蹙起两弯柳叶眉，此时此心，她真不想接见什么客人。

芳云递过来一张名片。

范尔和！

他为什么会来？这时候，该是徐公馆跳舞会正热闹的辰光。

“请范先生在客厅里坐一会儿，我就下去。”她这样的吩咐着。

范尔和从客厅的大镜子里，看见她由数十级的扶梯上姗姗的走下来，海水绿的衣裳，海水绿的耳星，海水绿的鬓发上的花，范尔和的眼前只有一片海水绿了。

他握了一握她的手，她的手冰凉，正像她的微笑一样。

“在这样晚的夜来扰乱你，我太抱歉了。”

“那儿的话，十分欢迎你的光临，”极其淡定的样子，“只是，范先生也没有参加徐太太的跳舞会吗？”

“我刚打那儿来，今晚每一个人都惊奇你为什么不到？”

“我原没有不去的意思，因为——忽然有点儿头痛，所以不去了。”

“现在好点儿吗？”

“谢谢你，似乎好了些。”

“今天的跳舞会，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没有预想中那样快乐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为了没有你。”

“范先生，你真会说笑话；”她潇洒的笑着，现出长于交际的表情，“我有这样伟大的魔力吗？我的上帝。”

“你有。至少我就没有预想中那样快乐，”他沉吟着，灼灼的乌黑的眼睛向她凝视，不过，也可以这样的说，“我比预想中还要更加快乐。”

她摇摇头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刚才，在徐家的晚宴上，一个杭州年老的绅士，坐在我的旁边，我们说了许多话，并且谈起了你；”那声音里藏着无限惭愧不安的情绪，“我真抱歉，昨天晚上我是何等的疏忽和粗心呀！连这样要好的人，也……不过，你的样子，态度，说话，甚至走路都变了，虽然还是这么美……你完全不同了。……”

她低下头，半闭起眸子，冷然的轻轻的说：“我还是不懂你……说些什么。”

“我太对不住你，你说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千万别假装不懂，蓝婷！”

“不要叫我蓝婷，”她再也不能自制，“蓝婷早就死了，在她自己的回忆里，在别人的记忆里。”

“你不相信我么？”

“我没有法子相信。”

“你能原谅我么？”

“完全原谅。”陪上一个疲乏的笑。

“你恨我？”

“一点儿也不，那是多余的情感。”

范尔和转过身来，像一个孩子似的，央求着：“我要你恨我，不原谅我，因为这是应该的；但是蓝婷，你不能不相信我。”

“怎么我的三个答案，全是适得其反呢？”轻盈的一笑，渐渐的有些心平气和了。可怜的委屈的爱。

芳云托着镂花的银质圆盘走进来，送上两碗热热的杏仁茶。

“拿这样的东西敬客，太简慢了。”

“不，在此地，即使一杯白开水，也是无上的光荣。”他谄媚的说，端起朱红磁上写着金色“百年好合”字样的碗，一口一口的喝着，他觉得有一些受刺激，如同饮了烈性的酒。

“还可口吗？”她问。

“甜得带一丝淡淡的苦，真够味儿。”

“恕我不客气的批评，你的生活态度比从前高明一些了。”

“高明？”

“是的，在我看起来，一个能欣赏杏仁茶滋味的人，总比一个专爱喝牛奶的人懂得一点儿生活的艺术。”

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说这些话时候的神情，一种压抑住的皇后的骄态，娇媚的自信的力，美丽的不可侵犯的力。范尔和忽然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微小，低卑，再也无法接近尊贵的她。

她的手不住的播弄着沙发上的靠垫，银红缎子的靠垫和海水绿丝绒的衣裳，配合得像夹竹桃的花和叶，又是鲜明，又是刺激。

好久以后，他才说：“我的生活态度没有变得高明，你的人情世故可比从前深了，你懂得那许多。”

“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是可爱的，但是人们对她是轻视，一个懂得太多的女人是可怕的，人们却偏欢迎。”她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是说我吗？”带点惶恐的情绪。

“我没有说你，甚至都没有说我自己。”微笑着否认了他的问话，她答，“我只不过随便谈谈而已，你太多心了。”

“我真惭愧，蓝婷！从前你在我跟前是个小孩子，现在完全倒过来，我在你面前，像个大傻子。”

“哈，大傻子……”蓝婷格格的笑，声音似一串银铃。

银铃的声音没有了，钟声响了起来，十二点钟，夜深十二点钟。

范尔和告辞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握着她的手说：“明天见！”

蓝婷刚走进卧室，年老的周医生也从实验室里回来了。

在祈祷之后，周医生还对着壁上银光灿烂的十字架出神，沉思……

十字架下，瓶里有欲谢的晚菊和早开的腊梅，吐着清绝幽极的芬芳，灯光里，细细的菊瓣，小朵的梅蕾，影子映在他们的结婚相片上，周医生的眼光也渐渐移到相片上。后来，他坐在靠床的椅子上。

“我们可以谈谈么？假使你不累的话。”苍老的声音又是宁静又是和平。

“好的。”蓝婷走到床边，坐下，心里猜测到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

“蓝婷，你试计算一下，这张相片已有多少时日？”

她翻了翻日历，会心的一笑：“——下一个周末，整九年。”

“日子过得真快。”

“像烟云和流水……”

“我的头发由花白变为全白了。”他叹息着。

“你为社会服务得更多了。”她低声的安慰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？”

“自从第一晚我作新娘来到这间屋子里，我全记得清清楚楚，”垂下眼睛，她脸上现出做梦一般的微笑，“烛台上点着绛色的花烛，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开始有这么荣华的家了，我觉得是奇迹，但是你却怕我不快乐，因为我很年轻，你却老了，你轻轻的跟我说：‘恕我娶你。’我至今还记得这句话。”

他抬起头来，将椅子移近了些。

“当时，我的心里充满着感谢，我太激动了，告诉你一个故事……”

“是的，一个‘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故事’，我记得。”老人喃喃的说。

“你听了那个故事之后，慷慨的原谅了我，没有辱骂，也没有责备，甚至连轻视都没有；我更觉得自己错误，对不住你。”带着梦醒过来的苦痛，她十分感动的望着他。

他握住蓝婷的双手，温存而又柔和，低低的说道：“罗米欧又来了，你将怎样呢？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“我知道的，刚才那客人就是，不要奇怪，蓝婷，这是很简单的事情，芳云将通实验室的那个小门锁上了，我不能直到卧室里来，客厅里又有生客，只好在帘幕后边坐了些时候，所以任何的话我全听见了，但并不是我故意如此的。”

她低下头来：“请恕我。”

“这是你的自由，而且我并不反对你，你的话全是对的，我同情你。”

“啊！告诉我……我怎么好呢？”抬起头，于是老人看见那双泪水盈盈的眸子；他替她拭去了眼泪，说：

“我不能回答你，你应当问你自己，因为无论是谁也应当自己决定。”

“这一回，你轻视我了？我不该对他那样的。”

“一点也不轻视你，你是对的，这仅是生命的错。”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？”

“也许我可以帮助你，”老人沉思了一下，“蓝婷，你必须对我说实话，在十字架前，是不可以说谎的，你告诉我，你爱那个年轻人吗？”

“我不说谎，从前我很爱他。”幽声的答。

“我问的是现在。”

“现在，我对他只有恨。”

“可是这种恨的情绪，来自最热烈的爱。”他柔声的说，“蓝婷，我很不安，因为我已浪费了你九年的青春，一个如花似玉兰质蕙心的美女陪伴着像我这样的老头子，是残酷的；假使可能的话，我并不阻止你去爱他……”

“不，不要这样说，我爱的是你，是你。”事实上蓝婷的确是爱她的丈夫，一种崇敬而又感激的爱心。

年老的周医生点点头，抚着她的纤手，像对他的小女儿似的：“亲爱的孩子，不要顾虑到我。”他咳嗽了一下：“我已经够幸福的了，在这些年……”

蓝婷俯下身子，伏在她丈夫的怀里，低低的哭了起来，是无限真情的感谢的泪，他轻轻的拍着她，他吻着她的头发。

窗外，枝上的鸟又在啼了，蓝婷这回听得很分明，那不是凌园的夜莺，不是凌园的夜莺……

明天，范尔和又来了。

明天的明天，范尔和仍是来。

明天的明天的明天，范尔和还是来。

范尔和成了蓝婷的影子，她走到那里，他跟到那里，至于蓝婷，在范尔和看起来，她成了他的灵魂，没有她，他好像在梦中，永远不会醒，虽然他醒着的时候也是惺忪。

那一晚，从某公馆的晚会归来，照例范尔和用车子送她回家，半途中，汽车抛锚了，僻静的马路上，又叫不着街车，望夜的月色，银光洒了一地。蓝婷说：

“这样好的月亮，就走回去吧！”

附近人家的灯火熄了，偶然有一两处窗子里还有光辉，隔着橙红的或是翠绿的窗纱透出来，令人起甜醉的幻想，那个俄罗斯女人的店门早就上了

锁，橱窗中红绿黄蓝的小电灯也不亮了，在迷蒙的月光下，玻璃里面的布置像一张美丽的圣诞卡，真的，再过几天，圣诞节就要来了。夜已经很深，马路上没有车辆，连行人也极其稀少，显得比白天阔许多，好像路是他们两个人的，他们从左边的人行道上走到右边的人行道上，一会儿又从右边的人行道走到马路当中，好像路是他们两个人的。

蓝婷的高跟鞋子走到电车轨道里，身体略微有些倾斜，于是范尔和又扶着她走到左边的人行道上。

“蓝婷，对着这样好的月色，美丽的夜，你有什么感想么？”

“没有，要末就是‘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’，但是现在战争不再，河山已还。”

他笑起来说：“你这样崇拜李后主？那么你为什么不想起虞美人的第一句？”

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……”

“是的，往事知多少？蓝婷，你记得不记得凌园的月色，和夜莺？”他带着诱惑的音调说。

“我不记得，”她沉下脸，“请你也不要再记得。”

“我不能够，看见美丽的花和月，我不能忘记，我相信你也不能忘记。”

“请你不要再谈这些了，先生！”

“蓝婷，你为什么这样固执？你的眼睛告诉我你没有忘记，你的眼睛告诉我你仍是爱我，你为什么一句甜蜜的话也不肯说，这几天来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是不是你还在生我的气？因为那天我不认识你了，我想不是的，你早就原谅了我。”他停了停，“是不是那年老嫉妒的周医生，你的丈夫——”

“你胡说，他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人，”蓝婷觉得对方太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，她大声的不问情由的说下去，“他完全明白，并且还劝我离开他，跟着你走，他是那样的不自私，他太好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范尔和睁大了眸子，“他劝你走？和我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和当年黛华的说话一样？”

“和黛华一样的善良。”想起好心肠的表姊，蓝婷呜咽了。

“那么，蓝婷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她怔住了，向他投了一瞥，很快的却是深刻的一瞥，啊！他的那双眼睛，叫她记起凌园的夜，于是她笑起来，长睫毛上的泪珠还在，范尔和从来没见过如此甜蜜而诱惑的笑，他醉了，蓝婷低低的说：

“现在告诉你也并不晚啊！”

“你愿意走么？”他挨近了她，握着她的手。

“我愿意走！”她的眼睛里带点痴痴的情意，她的声音是细细的；但是这细细的声音在时间的回廊里生了反响，“我愿意走！”九年前的夏末，蓝婷在凌园大宅说过这句话，那时候，她是那样的天真，纯洁，热恋着他，他不愿意带她走！现在，他倒欢喜一个青春转眼即逝的有夫之妇么？世界上也许会有罗曼谛克的傻子，却还没有发现过这种有奇怪爱情的人物；九年后的蓝婷和九年前的蓝婷到底不同了，她想起许多名利场中的事，她想起许多繁华世界中的人，最后，她的眼里的那点痴痴的情意没有了，她使劲的撒开了他的手。

走完一节长路，他们拐了个弯，快到家了。

蓝婷说：“你记得从前你告诉我的那个故事？”

“罗米欧与朱丽叶……”

“不是，是那个《复活》里的女主角，卡秋莎曾经怎样拒绝了公爵爷，宁愿被流放到寒冷辽远的西伯利亚。”

“怎么这一刹那，你换了主意？”他失望的叫着。

“是的，不但改变了主张，并且希望以后你不要再来见我。”

“连见面都不可以，你不怕伤我的心吗？”

“先生，你自己就没有伤过人家的心么？啊！范尔和，你为什么要来，要再看见我？”她叹息着，“否则，我只以为你虽是爱情的弱者，还是人情的勇士和英雄；然而现在我明白透了你，你不但是爱情的罪人，还是人情的奴隶，你把我的偶像给打碎了，虽然那偶像就是你自己……对不起，我到家了……”

“蓝婷，我们就这样分手么？连亲爱的话也不说一句，”范尔和拉着她，不让她去揿电铃，“你何必做得这样过分呢？”

她回过身来，背倚在门上，月光下的脸，美丽而又忧伤，她笑着，凄凉

的微笑：“范尔和，那时我多年青，人比现在漂亮，而且我又爱你，可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的爱情，是算不了什么的；你就那样丢弃了我，像赏花的人丢弃了一朵玩腻了的花。现在，赏花的人为什么忽然又会注意起那朵花呢？是不是因为它被插在碧玉的瓶中了？你为什么步步的跟着我？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有了钱，成了上流社会的有名人物，受着欢迎？”她的笑容没有了：“但是在我，这一切的财富，这豪华的奢侈生活，富丽的花园，热闹的宴会，全觉得空虚；我愿意抛弃这一切换得一间素朴的小屋，几册爱读的书，和你住在一起，在九年前的时候；但是在幸福逼近你身边的一刹那，你放弃了机会。”她含着眼泪请范尔和离开：“我不能接近你，有爱心可以成为情人，有信心可以结为知己，但是你既非情人，又不是知己；而且我已结了婚，我尊敬我的丈夫。”她揪了揪铃，然后伸出手来和他握着：“忘记我吧！在我没有忘记你之先，你会快乐的；祝福你的一切——”

话没有说完，大门开了，她走了进去，挥着手，回了一回头，门又关上了。

她觉得有一个看不见的门，也永远关上了。

今夜，那数十级的扶梯显得分外的长，好容易才走完。

芳云在寝室里整理床铺，她看见蓝婷，天真的说：“太太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太好了，我没有拉上窗帘。”

窗子外面果然好月亮，像暗蓝的幕帷上挂了一面团圆镜，寒天里的月色，分外的清辉皎洁，虽然不是秋天，但是月亮到底还是那个月亮……

蓝婷微蹙着眉：“芳云，你还是把窗帘拉上。”

这天真的小婢不解她主人的心意，觉得颇为无趣，拉上窗帘，快快的走出去了。

周医生在此刻走进卧室，他的手里拿着两枝绛色的蜡烛，蓝婷看见日历上的日子，想起明天是周末，她连忙走过去，接过那两枝绛蜡，插在烛台上。

今夜，她的心里又充满着感谢……

（《春秋》第3年第1期，1946年4月1日）

秦湘流

· 施济美 ·

虽说世界是这样的荒凉，生命是短促，人活着多么孤独，但是在我们的周遭，却永是有那么多的人：在摇篮里就看惯了母亲慈祥的微笑，听着父亲庄严的声音，读书时舍监的可怕的脸，初恋时候情人的眼睛，千杯少的知己，狭路相逢的冤家，学校中的同学，机关里的同事，大街上的同路人，甚至你的厨子以及敲门最勤的那个邮差……一切可爱可憎的人，这么多，这么接近，这么几乎朝夕的相见，然而，谁是最不能忘记的一个呢？在这广漠的人海里，谁是？

我们自然知道，那些最爱与最恨的人，早就刻在永生的记忆里了，但是如果提起最不能忘记的一个时，却不一定就是他们，因为像爱与恨这样深浓的情感，应该是超记忆的，单单是“不能忘记”，即使再加上一个“最”字，也还是太轻，太淡。

不能忘记的人，像不能忘记的画图，歌曲，诗篇一样，不一定是最好，最可爱，或是最美丽，然而却必如一件玲珑动人的艺术品，被陈列在记忆的回廊里。

当我每次走入我的记忆的回廊里的时候，最先映上眼帘的，是秦湘流，她折下几朵名叫 Forget me not 的小蓝花交给我，她的红菱似的嘴唇破颜笑得异样的凄楚，窗子外面有细碎的鸟语，春季的明亮的蓝天，我告诉她我永远会记得她。——这就是我最不能忘记的人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想来不会错。

是的，秦湘流，我长记得那一天，雪在江南，银花装点了圣诞树，圣诞树又装点了那可爱的良宵……

秦湘流脱去她的黑色丝绒的斗篷，向几个熟朋友含笑的招呼过了，她走